



去阿里的念头起自在网上看到的西藏故事，被那奇特和秀美的风光而打动，想不到中国还有如此之美景。

如果说西藏是最后一块“西天净土”，那么，阿里在这片净土中，是追求反璞归真、回归自然的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。怀着无限的期待和一颗惴惴的心，我们一行开始了穿越阿里的漫漫旅途。

在拉萨我已无心再停留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圣城的面貌也日新月异。在我而言，去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就够了，其他地方留待以后细细寻访吧。记得一个朋友讲过如下感觉：走在大街上，拉萨和国内的其他大城市没有大的不同，都差不多。很直白的个人感受，深以为然。我想说的是：西藏在阿里。阿里距离拉萨1600公里，囿于交通、地理诸方面因素，受现代文明的侵蚀最少，保留下来的传统的东西也最多。于是，我抓紧时间联系驴友，准备出发去阿里。



千里走阿里

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，被称为“世界屋脊的屋脊”。这里有世界海拔最高的公路——新藏公路，有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——玛旁雍错湖（圣湖），有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的上源河——马泉河，还有被信徒们视为“世界中心”的神山——冈仁波齐峰。

越野车沿着平坦的高原疾驶，身后留下一串飞扬的灰和土，路边是干枯的草丛。所谓的路是车队碾出来的痕迹而已。司机告诉我们，阿里的路很宽，想怎么开就怎么开。

车队在一片逐渐丰盛的草地上行驶，我们居然在离路边约500米的草原深处，发现了极为罕见的西藏特有野生动物黑颈鹤，它们很悠闲地在散步觅食，旁若无人，即使车队停下来，我们纷纷涌向路边，它们也毫不在意。在望远镜和高倍摄影镜头面前，它们的风姿清晰可见，文字难以表述其美。而后的路明显逐渐升高，经常要爬一段长长的蜿蜒的斜坡，还经历了小风雪的欢迎。

车到拉孜已是中午，此后将走进荒凉壮阔、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阿里地区。

马攸大山口是踏上阿里土地的标志，这是一个平坦的大山口，巨大的嘛呢堆上，经幡迎着肆虐的山风飘舞。过往的车队均沿嘛呢堆顺时针绕上几圈，并在此停驻片刻。这里已经是阿里地区普兰县的土地了。

接下来的路面确实很宽阔，一望无际，只有近距离的群山和灰色的小草，没有人烟，没有动物的踪迹，车队连续行驶了几个小时，视野里景色依旧没变，一派荒芜的景象。黑实厚沉的阿里高原地平线上，



车的尾尘可以被拖得很长很长。阿里是各国探险家的天堂，也是旅游者的乐园。对于一个亲历者来说，回想这样的情景是难以自抑的，因为那一瞬之间，游人专注而疲乏的神情与体态，已和苍茫的高山厚土契合在一起了。

天色渐晚，车辆在夜色中沿着班公湖湖岸行驶。还好，那晚的夜色格外明朗，借着朦胧的月光，我们得以一窥这高原湖泊的秀美。月光如凝固的油脂，幽幽地漂浮在湖面上。牛儿和马像雕塑般矗立在漆黑的草甸上，一动也不动。

离天最近的地方

狮泉河镇是阿里行署的驻地，四周咫尺都是山，盘古初开的原始的山，她如同朗朗寰宇中一座天宫，异彩缤纷，一座现代的天宫，宁静美丽。站在山上，看狮泉河，清澈的河水静静地流淌，从远方流来，又向远方流去，流向印度河、印度洋。稍远点是冈底斯雪山，衬着光洁如洗的蓝天大幕，高耸突兀的山峰连绵起伏，点缀在山峰上洁白的积雪，仿佛蜿蜒盘绕的玉丝带，与天相连。狮泉河镇是天上的街，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和谐相处，生活、工作。

在狮泉河看阿里的天是蓝的，蓝得如画似梦，令人难以置信，蓝得深不可测，好像要把你吞噬。站在山顶看天又是一种感受，蔚蓝的天幕伸向地下，好像要把大地裹挟起来，浩瀚的宇宙就在眼前，狮泉河已置于茫茫苍穹。在阿里，太阳总是用最灿烂的光芒普照大地，热辣辣地拥抱着你，如同拥抱着情侣，使你身上冒汗，透不过气；有时月亮也不甘寂寞地和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，敞开微笑的脸庞，毫不掩饰地向你献媚，使你感觉到温柔的抚爱。阿里的夜晚，繁星是那么的近，仿佛伸手可掬。

阿里其实就在天上，在4000多米高的天上。老天最偏爱的还是阿里，她使阿里恢弘瑰丽、奇特迷离，为阿里营造出一种恍如天界的意境。



圣湖——玛旁雍措

玛旁雍措位于普兰县境内，距狮泉河镇200多公里，佛经上将其称为“世界江河的母亲”，连唐朝高僧玄奘在他的《大唐西域记》中也称玛旁雍措湖为“西天瑶池”。这里一年四季都吸引着国内外无数



虔诚的善男信女和旅游者。

车沿着蜿蜒的山麓缓缓行驶，峰回路转之际，圣湖便已在脚下了。幽蓝的湖面碧波轻漾，白色的水鸟在湖中嬉戏，湖周的远山隐约迷茫，悠远的晴空里飘浮着多层次的云，像是放牧天边的灵异。我惊呆了：此境只应天上有，人间但得几回闻！面对旷野、冰川、湖泊、雪峰同蓝天、白云、阳光、空气，分不清哪是天，哪是地。沐浴着和煦的阳光，仰望着层层白云，脚踏着一望无际的原野，深深地吸一口那一尘不染的洁净空气，才会体味到天之广，地之宽。



忽然一阵高亢亮丽的歌声飘然而至，举目四望，只见对面山坡上走下两位挑水的妇女。如此美妙的歌声，让人产生天上人间的错觉，莫非这里的人也沾了圣湖的仙气？

朝觐神山

虽然我不是佛教徒，但我依然用了“朝觐”这个词。我想，惟有这个词，可以表达我在看到冈仁波齐神山时那种无以言表的敬慕之情。神山海拔6714米，形似橄榄，峰顶如七彩圆冠，周围像八瓣莲环绕，身如水晶浇筑、玉镶冰雕，顶尖直插云霄。冈仁波齐，藏语意为“神山之王”。信徒们说，转神山一圈可洗尽一生罪孽。能够在有生之年到神山一走，对藏人来说是最高的荣耀。一路上，我们亲眼目睹了一队队的转山人，有远道而来的商旅、本地的牧民，有孤独的印度苦行僧和开心的尼姑，有年愈花甲的老者，还有嗷嗷待哺的婴儿。一切都井井有条，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赶赴一个重要的约会。

冈仁波齐之所以为神山，自有其神奇之处。刚到神山脚下时，除了顶峰笼罩在云雾中外，其他终年积雪的山峰在阳光的照射下耀眼生辉，在那蓝得透心的天空下，形态万千的云彩如在头顶上飞舞，放眼远方，一群藏野驴在悠闲地吃草。身处这辽阔苍茫的旷野中，心灵受到的震撼是意想不到的，觉得自己比脚下的一粒沙子还要渺小。整个上午，冈仁波齐都被淹没在浓云之中。但凡去过西藏的人都会惊叹那里的云，天高而云低，云势旖旎多变，行如流水。能不能见到神山，就看我们的造化了。或许是我们的虔诚感动了上苍，就在我们悻悻即将离开时，神山的冰雪之冠终于现形。





冈峰呈金字塔形，因常年积雪而皓白，冰雪覆盖下的水平纹理如整齐的台阶直叠砌至峰顶。阳光的反射使这座白色的冰冠熠熠生辉。

失落的古格王国

早上8点，天蒙蒙亮，我们由扎达县向西出发，急不可耐地前往距县城19公里的扎不让村，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古格王朝遗址正位于此。古格作为藏传佛教文化的中心和盛极一时的古格王国的首都，曾有僧众万人，王宫下寺庙林立，水草丰沃，人丁兴旺。

古格王宫坐落在土林（一种特殊的地貌，由远古时海水褪去而形成）的怀抱之中，其主体攀附在一座高约300米的山上。整个遗址建筑共有房屋、洞窟300余处、佛塔（高10余米）3座、寺庙4座、殿堂2间及地下暗道2条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层，依次为王宫、寺庙和民居，体现了森严的等级制度。外围建有城墙，四角设有碉楼。在其红庙、白庙及轮回庙的雕刻造像及壁画中不乏精品。

朝霞如水墨画般渲染开来，古格遗址被镀上了一层暖暖的金黄，周身透着灵气。站在这个巨人面前，我内心深处的某些意识正在被唤醒，历史的烟霭弥漫于前。头一次盼望太阳晚点儿升起，好让我多一些时间享受这内心的升腾——人与自然的共鸣。

今天的古格故地，只有十几户人家守着一座空荡荡的城市废墟，而他们并不是古格后裔。当日十万之众的古格人如何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什么样的天灾或者瘟疫使得繁荣富强的古格王国突然间消失，少量的历史典刊，残缺并且相互矛盾的记载，不仅没能揭开古格王国神秘的面纱，反而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感。古老的古格，像是一座巨大的迷宫，将西藏西部众多的秘密深锁其中。

阿里这片神秘的土地，留下了无数开拓者的足迹。有人说，到西藏不到阿里等于没到西藏，要探究西藏的历史之源不可不去阿里。当你走近阿里，便走到了众山之根、万水之源、千山之祖，也就寻到了生命之源，文明之源。

相关链接：

阿里是西藏乃至全国基础设施、路况最差的地区。去阿里旅游最好选在5~10月较好，其他月份基本上是冰天雪地，车辆无法通行。而7~8月又是该地区的雨季，许多地方路况相对较差。拉萨至阿里走南线单程约1600公里，只有越野车才能通行。该行程所经地区海拔高、日照强、昼夜温差大，属高寒地区，最好带上保暖功能的衣物或帐篷、睡袋。阿里虽圣洁，但还是不要饮未经烧煮的水。千万不能感冒，沿途医疗设施滞后，以免可能引发的病症危及生命。前往探险阿里的游客，出行前应做好充分准备，应在自己户口所在地办好前往神山、圣湖、珠峰的边境通行证，备齐必备之物以保证旅行的成功。